

刺心

貳

浮云蔽日

房中孤灯一盏，
独候今生寂寞。

墨武◎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貳 浮云蔽日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刺心·浮云蔽日 / 墨武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3

ISBN 978-7-5502-1489-7

I. ①刺… II. ①墨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8864 号

刺心 (贰) : 浮云蔽日

策 划: 英特颂

责任编辑: 丰雪飞

特约编辑: 唐 鎰

美术编辑: 徐 骋

总 发 行: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40 千字 700 毫米 × 980 毫米 1/16 13 印张

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1489-7

定价: 25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21-56551515

目 录

第一章 斗法 / 001

那大师兄脸如凝冰，望着那黑脸道：“师尊曾道，斋醮一事，当修心诚意，正身明德，方才那位先生所言一点不差，你为何执迷不悔，仍要恃强动武？若外人知晓，都以为茅山宗这般作为，岂不坏了师尊的名声！”

第二章 暗算 / 018

他发现问题所在，倏然感觉危机迫在眉睫，只是这一次却是前所未有的凶险。

念头方起，孙思邈断喝一声，身形向外弹去，
然后就听到惊心动魄的一声巨响，整个厢房炸了开来！

第三章 埋伏 / 034

笼子之中有圆木横竖交叉，构成一个大大的“十”字，
而一人双手被缚木头上，垂着脑袋，看不清面容，但看其身形打扮，赫然是个女子。
那女子穿着绛红的衣衫，黑发垂落，无依无靠的样子就如同一只折翼的蝴蝶。

第四章 围剿 / 050

金卫手一招，白色铁矢立即破空而出，先封住孙思邈的冲势。

水火两位却是霍然分开，一左一右的夹击过去。

水卫两条如水黑绸抛出，奔向孙思邈的双足，
火卫一颗黑丸竟从刁钻角度打出，直袭孙思邈的背心。

第五章 逃亡 / 065

“除去车夫不算，张小姐那八个随从虽算不上高手，但也不是木头人，可被凶徒一口气砍了，竟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，可见凶手武功极高。”

慕容晚晴人在西风下，神色忧郁，

“但如此高手，怎么会对一个寻常女子下手？这点你难道从不奇怪？”

第六章 煮酒 / 083

李八百放下酒坛后，目光灼灼，盯着孙思邈道：

“昔日魏武帝、刘玄德青梅煮酒，天下我有。

今日，兄弟邯郸学步，也效仿古人之法，煮酒和孙兄、符兄品评天下！”

第七章 天衣 / 101

孙思邈身上有着太多的秘密，因此才让他穷追不舍。

可他虽和孙思邈只交锋数次，却一次比一次心惊，一次比一次应对艰难。

他实在不知，下次还有没有这个运气捉住孙思邈。

第八章 流星 / 117

慕容晚晴心头又跳，沉默许久后才道：

“那时是夏天，也是在船上。月亮很圆，但很朦胧，坐在船上，随着水慢慢地走，

看着两岸的野花烂漫，看着那江上的渔火好像流萤一样在闪动，

偶尔会等到一颗流星闪过，我就兴奋得如过年一样。”

第九章 幻境 / 135

“我不是不愿说，而是觉得没有必要。”孙思邈目光灼灼道，
“我曾和你说过，一个人过去是什么样的不重要，关键是现在是什么样的。

那船夫无论以前如何，他现在不过想做个寻常的人，
他既然想放下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帮他走出来，你何必苦苦再让他陷入过去？”

第十章 隐秘 / 152

张角复活了？

“七月十五，妖魔再生。天公重降，大道太平！”
空白的脑海中闪过这十六字时，慕容晚晴震惊得难以名状。

第十一章 大业 / 168

笑声虽歇，但那疯狂的气氛仍旧充斥着大殿。

李八百神色肃杀，眼中妖异之意又起：“孙兄是聪明人。
虽说，就算聪明人也难免会犯些愚蠢的错误，但我想，孙兄不会的。”

第十二章 收网 / 185

他生死攸关时突然大笑，实在异常诡异，就连李八百都有些意外。
可李八百还能慢条斯理道：“帛道长笑什么呢？可是感觉天公将军要到了，
因此喜悦？”他虽和声悦色，眼中却闪过分狐疑。



第一章

斗法



这些问题显然暂时没有答案，孙思邈唯一知道的是，他身上没有萧摩诃要的东西。可他知道萧摩诃这种人，认定一件事后就很难改变，与其向萧摩诃解释，他不如先找到那无赖再说。

他作态看那包裹里的珠宝，答应萧摩诃带来那物，无非是想先行稳住萧摩诃。

他在客栈内看似什么都没放在心上，却早留意到那无赖一出门，是向客栈的左首走去。

客栈外是一条长街，长街约五百步，那无赖若走得不快，这刻的工夫也就才到十字路口。

心思转动时，孙思邈目光搜索不停，却见长街空寂，哪有半个人影？

孙思邈心中有些失望，暗自想到，那无赖是和送信人一伙的，还是受人所托？他若是本地人的话，向这里的百姓或者客栈掌柜询问，定可知道他的落脚



之处。

才要回转客栈，突然听到对面店铺有些动静，孙思邈伏低身子看去，却见那无赖从对面一家铺面走出来，还扭头点头哈腰道：“谢大爷的赏。”

那店铺门倏然关闭，隔断了那无赖的话语。

那无赖唾了一口，轻骂道：“什么玩意儿！”他手上攥了锭银子，抛了下，又开始眉开眼笑，嘟囔道：“今晚赚了不少，是去找桃红呢？还是先去赌两把？”

他立在那里片刻，就做了决定，“还是先去赌两把了，不然到了那女人的肚皮上，什么都掏空了。”言罢，他拖着鞋子向远方行去。

孙思邈在那片刻，也在做着决定，是跟着无赖呢，还是去对面的店铺查看动静？

事情已很明显，那无赖显然是个本地人，只是受人之托送信给萧摩诃，本身不见得知晓什么事情，而送信的幕后主使，当然就在这店铺之内。

那幕后主使挑拨之后，随时都可能离去。

一念及此，孙思邈立即向旁行去，走了十多丈才溜下屋顶，过了长街，又飞上了对面那排店铺的屋顶。

他虽是艺高胆大，但从鲁莽行事，这番举动，当然是要避开对手的监视。

盘算距离，孙思邈很快到了那无赖走出的店铺前，见到店铺屋檐下挑出个黑字招牌，上书“李记”两字。

简简单单的字，在雨夜中却似有股惊心动魄的勾魂魔力。

孙思邈立在屋顶，向李记内望去。李记临街店铺后有两排厢房，只有一间房内亮着灯，颇为宽敞的后院内堆满了木材。孙思邈一时间不知道这李记究竟是在做什么的，沉吟片刻，已落到后院，心中打了个突。

后院那些木材下，竟排放着一排排黑漆漆的棺材！

那棺材排得紧密，上面又堆积着木材，因此方才孙思邈并未留意。

如斯凄凉雨夜，乍见到这么多的棺材，胆小的只怕早就晕了过去，孙思邈脸上也没了笑容，但亦没有畏惧之意。



院中极静，静得听得到落叶在风中呻吟的声音。

孙思邈立在院中片刻，举步就向那亮灯的房间走过去。前方无论是刀山火海，还是阎罗大殿，他既然来了，总要看个究竟。

只是伸手去敲房门的时候，孙思邈心中蓦地掠过了一分不安，感觉有什么不对。

那种情形，就像他推开房门后，就要落入一个极深的陷阱，可他偏偏又不知陷阱究竟何在。

略有犹豫，他终究决定去敲房门，有幽风传来……

咯吱声响，房门竟然开了。

烟雾缭绕，充斥着不算大的空间。

孙思邈鼻翼微动，这才缓步走进去。

房中有盏油灯摆在香案之上，香案之后，供奉着三尺高的一个木像。

木像盘膝而坐，顶负圆光，身披多彩，左手虚拈，右手虚捧。

孙思邈见到那木像，又微皱了下眉头，他熟知道家经典，认出那木像正是元始天尊。

那幕后主使无赖送信之人挑拨他和萧摩诃的关系，居心叵测，在这四处棺材之地又供奉个元始天尊……

心思转念间，孙思邈单手作揖向那木像行了一礼，转身就要出门……

陡然间，门前一声轻叱道：“留下！”

声才发，就有一道乌光从门外飞来，直指孙思邈的咽喉要害！

烟气缭绕中，四周本静得骇人，一人入了房中，难免被诡异的气氛所摄，哪里想到真正的杀机却在门外？

孙思邈偏偏似有准备，前行身形如水般转折，倏然后退了一步。

虽只一步，但那乌光未及咽喉时已然力尽顿住。

原来，孙思邈刹那间看清刺来的是柄桃木剑，因此退到剑势尽处顿住，胆



气之壮，目光之准，实在令人毛骨悚然。

运剑之人眉目细长，头戴道冠，赫然是个道人。他一剑走空，神色诧异，但双眉一竖，再次喝道：“妖孽倒下！”剑一抖，剑尖竟有青雾漫出，罩住孙思邈的口鼻。

孙思邈身形一晃，摇摇欲坠……

道人见状心喜，只以为孙思邈这次定然难逃命数。不想一瞬的工夫，眼前一花，居然平空失去了孙思邈的行踪。

那道人心中凜然，陡然觉得肩头被拍了下，毫不犹豫回手一剑刺去，却又刺了空。等到扭头望去时，才发现孙思邈立在院中，离他已有数丈的距离。

那道人骇然之余又是心惊，竟然不知孙思邈如何到了院中，可他知道，方才孙思邈拍他之际若取他性命，只怕也是翻手之间。

孙思邈立在院中，本待开口，心中警觉又升。

他方才遇险不惊，在那弹指之间屏气闪身，竟从道人身侧硬生生地挤出。但他知道可能有了误会，才待解释，不想就见庭院中棺材上的圆木突地如有灵性般滚开，棺盖也无声无息地滑到一旁。

棺材才开，里面就有黑影立跳而起，转瞬围在孙思邈的周围。

那情形，就如一人到了荒郊野岭外，突见许多荒坟中的尸体还魂冒出来一样。

孙思邈饶是胆气极壮，乍遇这种怪事，也是头皮发紧。目光转动间，突然笑道：“原来各位是茅山宗的朋友……”

门口持剑的道人一怔，有些意外的表情。

孙思邈见道人反应，立即知道自己猜的不错，可心中惊诧之意更浓。

他早在一入响水集时就知道有茅山宗的道人到此要做法。他幼年就曾诵老庄经典，晓天下诸事，等在昆仑十三年后，更对道中之事极为熟稔。

一见房间供奉的元始天尊，他就知道眼下只有茅山宗这般做法，他一时不查，只怕触了茅山宗的禁忌。



那些人从棺材里面跳出来，别人是目眩心悸，孙思邈却知道茅山宗的道人以诵《上清大洞真经》存思守神增进修为。人在棺中，断念守心，龟息行意，正是茅山宗修炼的一个法门。

不过，这些人在棺中，恐怕也不只是为了修炼。

茅山宗一直在江南活动。齐国禁道，这些人蓦地来到江北，想必是怕官府找他们的麻烦，这才躲在棺材中，借此掩人耳目罢了。

孙思邈想到这里，隐约知道中了敌手的算计。他知道，茅山宗眼下不可能和那妖人一路，那自己误入此处，当要解释明白。

才待开口，就听左首有人道：“你既知我等身为茅山宗，就应知我等斋醮之前的规矩，如此破戒，难道不把茅山宗放在眼中吗？”

右首处又有人冷冷道：“和他多说什么。破戒者当杀无赦！”

随着话音，俩人大踏步地走来，围在孙思邈身边的如僵尸般的人见了，让开道路。

孙思邈望过去，见到左首那人脸色极白，轻飘飘地走过来，如足不点地。右首那人却是脸色黝黑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满脸杀机。

两人走到孙思邈的身前丈许同时立住，神色间满是敌意。

起先孙思邈听到“斋醮”两字时，就知道事情麻烦了。

原来斋醮又叫做道场或法事，是道教中人祭告神灵、祈求神灵消灾赐福的一种仪式。而在斋醮之前，做法事的人必须修心养性，忌讳外人干扰。他是被人诱来，本无心之过，但心中还是难免不安，是以诚挚道歉。

孙思邈沉声道：“两位道友，在下实不知茅山宗朋友在此做斋醮准备，得罪之处，先行赔罪。”他说到这里，深施一礼，神色极为肃然恭敬。

不想那黑脸冷笑道：“你轻描淡写一句，就想没事吗？”

孙思邈直起身来，缓缓道：“那道友的意思是？”

他心中蓦地冒出个念头：我一直以为送信的另有其人，可现在想来，那无赖的一举一动均有深意，多半就是真正的主谋！那无赖倒是好本事，故意骗我



前来，却不知是何方神圣。他难道和那妖人有什么关系？

转念间，他极力回忆那无赖的面容言语，竟难查那无赖半分特异的地方，暗自惊疑不定。

那白脸皱眉道：“本宗为响水集祈福救灾，事关重大，外人绝不能知道风声……你想走，只怕不行了。”

孙思邈皱眉道：“道友想留我在此，等到斋醮过后吗？”

那黑脸道：“你不但要留在这里，还要以血祭神，向神请罪，方能弥补你的过错！”

雨已停，云本淡，但那人所言字字寒意，如惊雷鸣耳，杀机现出。

孙思邈微愕，轻皱眉头道：“在下还不知道茅山宗的斋醮有这个规矩。”

那黑脸的呵斥道：“你又知道什么？”

孙思邈道：“在下知道，烧香行道，忏悔谢愆，谓之为‘斋’；延真降圣，乞恩请福，则谓之‘醮’。‘斋醮’一事，惟道是修，惟德是务，外不沾尘，内静其心。造诸功德，后己先人。只有心诚天地，发大道之心，才能心开地府，力动天关。而阁下值斋醮之前，心有杀机，见人过错，连个悔改的机会都不给，又如何能感动天地、为民请愿？”

众人皆愕，没想到孙思邈对斋醮一事竟这般熟稔，说起来合情合理，让人无从反驳。

门口那持桃木剑的道人面有思索之意，那黑脸却双拳紧握，寒声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有错不改了？”

孙思邈皱了下眉头，不待多言，那白脸淡淡道：“想你是自负身手，这才要教训我们？”

二人一硬一软，但均是咄咄逼人，根本未将孙思邈所言听到耳中。

孙思邈心道，茅山宗源自上清派，以魏华存为开派祖师，传自陆修静、陶弘景时，均是道法天地，自有所成。我听闻眼下宗师王远知也是个人物，将茅山宗影响扩至江南千里，极具魄力，一直想要拜会，怎么其下弟子这般作为？



他沉默不语，白脸见了，更觉得这人傲气十足，冷冷道：“你若真想道歉，先行束手，我还能宽免你的死罪……”手一挥，两个僵尸般的人忽而上前，就要制住孙思邈。

“且慢。”孙思邈手一翻，那两人踉跄后退。

黑脸见状，怒喝道：“二师兄给你活路不要，难道你真要自寻死路？”他一句话的工夫，身形展动，蓦地出手，拳打脚踢，瞬间竟攻了七招，手脚之快，让人眼花缭乱。

孙思邈退了三步，那七招凌厉的攻势尽数落空。

陡然间，只感觉身后寒风冲来，孙思邈想也不想，凌空拔起，落在丈许之外，见那白脸的一剑正从他方才的位置刺过，心中凛然。

那白脸一剑刺空，变成向黑脸刺去。

那黑脸并不惊慌，只是厉喝一声，腾空在剑尖上一点，竟落在白脸的肩头之上。

而那白脸的身形微屈如弓，陡然陀螺般一转，喝道：“元始天尊，安我身形！”

那黑脸亦随那白脸转动，接声道：“弟子魂魄，五藏玄冥！”

这二人合体，一转一喝，只见地上水滴旋起如蓬，空中竟似有雷声滚动。

若是旁人，多半不解这二人做些什么，但会被这二人的声势所骇，孙思邈却知道这二人是在行法念咒，就要对他发动生死一击，忍不住变色道：“等等……”

那二人却不理会孙思邈，右手拇指掐在中指指甲背处，做了个奇怪的手诀，异口同声喝道：“顺吾咒者，伏降往生。违吾咒者，天地不容。急急如律令！”

声一落，天空一个炸雷，震得人耳聋目炫，那二人霍然腾空而起，带动水雾一团，冲向了孙思邈。

孙思邈闷哼一声，来不及解释，又退七步，但地上圆木瞬间立起来七根，竟如北斗七星的形状，挡在他的身前。



门口那持桃木剑的道人见孙思邈脚下如有神灵相助，脸色遽变，低呼道：“禹步？”

那一刻，他心中狂跳，不信孙思邈竟能运用这种步法。

禹步传说为夏禹所创，步伐依北斗七星排列位置行步转折，传说中，此步可遣神召灵，获七星之神气。

那道士这一生中只听师尊王远知形容过，但王远知对此步伐一直讳莫如深，也不知道能否运用，只说此步运用是“飞天之精，蹑地之灵，运人之真”，步星之际定要运出三元五行之神，方能使用。若不得其法，反受其害。

那道士脑海中有光电闪过，记得师尊曾说过的一句话：“禹步，非大宗师不能运用！”

话犹在耳，那道士也是信之凿凿，却不想禹步竟被孙思邈使出。

轰的一声巨响，七根圆木有六根飞散而出，那白脸身形落地，突然“哇”的一声，一口鲜血吐了出来。

他念咒行法，本是无往不利，但蓦地受阻，心神顿伤。

那黑脸人在上面，却少了很多障碍，见伙伴受伤，又惊又怒，心道若不杀了孙思邈，此事传出去，他们二人在茅山宗颜面何在？

他急怒攻心，根本考虑不了许多。箭在弦上，更是不能不发，双臂一震，长衫鼓起如翼，才要顺势对孙思邈发动致命一击。

陡然间，他心头狂震，一颗心倏然沉了下去。

就见孙思邈足尖点动，身形不停，从那竖起的圆木踩上去，一刻的工夫，竟然到了圆木之顶，再一顿足，竟上了屋顶。

这时，雨收云散，月出行踪，有清冷光辉洒落，照得孙思邈身法灵动，飘逸若仙。

那黑脸鼓动长衫，本要发动茅山宗“十翼”法术，但见孙思邈这种身法，蓦地想起一事，失声叫道：“渡虚术？”

古老道中传闻，有一轻身之术叫做渡虚术，得习之士可摄空取虚，凭空飞



渡，但那黑脸一直以为不过是夸大其词，或者仅仅是障眼之法。

这时虽值夜深，但明月在空，照得天地亮色。

孙思邈人在月下，只凭一己之力施为，那是清楚明白，绝非使用法术障眼，那黑脸见到，只感觉此人如云海龙腾，再非世间人物！

冉刻求立在慕容晚晴的房间内，只感觉周身发冷，如从红尘中一路坠下去，一直到了十八层地狱。

他从未有这般失落之时。

孙思邈不见了，慕容晚晴也不见了，张三、王五不见了，蝶舞也不见了……只有痛在。

红尘反复，有如梦露。

他奔波这么久，本以为看到了希望，但到头来，却发现忙忙碌碌好像不过是梦一场。他本来以为坚定的依靠，原来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可靠。

他该怎么办？他该怎么办！

脑海空白许久，才有丝丝麻木闪过，唤醒了冉刻求。他一咬牙，心道，既然到了响水集，总要想办法来救两个兄弟再说。可至于怎么救，却茫然没有头绪。

缓缓转过身来，冉刻求才待举步，心头狂震，忍不住后退两步。

一人不知何时静悄悄地立在他的身后，有如鬼魅。

冉刻求一时看不清那人的面容，只以为那妖人来了，嗓子顿时哑了：“你……你……咦，怎么是你？”

陡然松了口气，全身放松下来，原来立在他面前的是慕容晚晴。

冉刻求看清楚慕容晚晴的面容，一颗心倒有些欢喜，忍不住道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“这句话应该由我来问才对。”慕容晚晴脸色不悦。

冉刻求心神回转半数，立即想到这本是慕容晚晴的房间，不由暗自叫苦，可又搞不懂她方才去了哪里，怎么走的？



搔头之际，见慕容晚晴脸色不善，只怕她以为自己进房要对她无礼，灵光一动，立即道：“先生不见了。”

慕容晚晴果然一怔，蹙眉道：“孙思邈不见了，他去了哪里？”

“我就是不知道，才来找你，不想你也不见了。”冉刻求机灵劲全部回转，故作苦涩道，“我还以为你俩……你俩……私奔了呢。”

慕容晚晴秀颜微红，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！你确定他走了？他把包裹也带走了吗？”

冉刻求微愕，立即冲出慕容晚晴的房间，再入了孙思邈的房中，见到床榻干净，但孙思邈的包裹还在，暗骂自己鬼迷心窍。

孙思邈既然留了包裹，显然只是临时有事出去了，冉刻求关心太切，竟然这都没有想到。

慕容晚晴也跟着进来，却走到窗旁看看道：“孙先生没有关窗，难道是从窗户出去的？”她心中也转着一个念头，他出去做什么？莫非是追踪那无赖吗？

她也怀疑那无赖的身份，但方才离去，却是要办一件紧要的事情。

冉刻求立即道：“先生自有分寸，倒不用你担心了。”他知道孙思邈未远走，欣喜之下头脑活络，立即想起一事，“你刚才离开房间干什么？”

慕容晚晴冷漠道：“我有向你禀告的必要吗？”

“当然没有，”冉刻求有些心虚道，“只是现在大伙同仇敌忾，我又尽力地撮合你和先生，大伙一家人当互通消息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他急退了几步，只感觉鼻尖热辣辣地作疼。

慕容晚晴一记耳光打空，秀眸怒睁，低喝道：“冉刻求，我除了想找他帮忙复仇外，再无其他可能，你记住了！”

冉刻求揉揉鼻尖，嘟囔道：“有话说就不得了，何必动手呢？”心中大是奇怪，暗想以前调侃慕容晚晴，总觉得她对孙思邈有点那意思，怎么今天突转了风向？

不知慕容晚晴搭错了哪根神经，见她余怒未歇，转身要走，冉刻求忙岔开



话题道：“喂，先生忽然离开，会不会和那妖人有些关系？”

慕容晚晴也不转身，却终于止住脚步道：“只怕今日到响水集的，都会和那妖人有些关系！”

冉刻求哑然失笑，心道这女人真会疑神疑鬼。

慕容晚晴似看出他的心意道：“若没有关系，堂堂陈国大将、权贵公子，还有富豪千金来这响水集做什么，好玩吗？”

冉刻求忍不住问：“富豪千金是哪个？”转念想到什么：“你说那乘马车来的小姐，她是富豪千金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不闻慕容晚晴做声，冉刻求有些恍然道：“原来你刚才是去打探那小姐的来历了？”

慕容晚晴缓缓点头，神色略有异样，只是冉刻求却无法看到。

眼下虽平淡如水，但冉刻求当然知道响水集杀机四伏，说不定一不留神就要丧命在此。

慕容晚晴虽脾气难以琢磨，可心思缜密远胜冉刻求，方才他们回转房间休息，慕容晚晴却一刻不闲，原来是去打听那小姐的根底。

她这般尽心，显然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孙思邈。

她蓦地脾气改变，是不是因为孙思邈不解她的心意？

一个女子，喜欢上一人，虽喜欢付出，但怎会不希望意中人知道？

想到这里，冉刻求羞愧中带分了解，感觉自己慢慢地又开始了解女人了，问道：“那小姐是富豪千金，不知是哪家的女子呢？”

慕容晚晴淡淡道：“似乎你对这些有兴趣了？你不是一直立志做天下第一富豪吗？你若是……”顿了顿，她才道：“你若是本事娶了那小姐，倒能省你半生功夫。”

她虽是极力平淡心境，但声音仍似有波涛起伏之意。

可是冉刻求却没留意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丈夫行事当顶天立地，无愧于心，凭借别人的能力发家，算什么本事？”